# 林居漫錄

林居漫録卷之一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萃叨起海北時

册立元良巳三載矣而

皇恩浩蕩猶獲徼靈　寵綏其　制詞云

上若曰朝廷得百能吏不若得一端㠯汲黯賢

于公孫弘所從來遠矣爾秉道嫉邪難進易

退生平行誼卓有古社稷臣之風焉莊誦

綸音隕越是懼何敢當社稷臣之褒若夫可以

對揚　丕顯休命者則惟秉道嫉邪難進易退或庶幾焉嗚呼欽念哉

四明與歸德相左會妖書事起乃嗾其黨錢夢臯論之及大計留夢臯而公憤益激不得已去夢臯而陳給事尚象起用矣蓋歸德在禮部時尚象曾以私意劾之故數年來建言黜謫者亡慮二百餘無一人起而獨起尚象四明之心昭然見矣歸德端品竟與四明同罷玉石不分君子惜焉

自

世廟迄今居首揆者大都江陵以前以攻擊得之故去位受慘禍此一局也茂苑以後以薦引得之故去位享餘榮此又一局也攻擊則傷國體薦引則敦僚誼然識者猶以為薦引不若攻擊蓋失護短不若矯枉華故亦可以觀世變矣或曰新安歸德何以併罷曰二公內乏與主而外睽元宰宜其及也

有士人若貧夜則露香祈天蓋久不懈一夕忽

聞空中語曰帝聞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麤足逍遥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此非虛語也予觀世之貧賤者旣啼號于饑寒而富貴者又馳騖于名利終身役役焉彼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誰與共之乃知衣食麤足逍遥山水真人間之極樂天公所靳與而最不易得者也雖然蓽門圭竇簞食

瓢飲靜坐一室尚友千古樂更何如豈必在山水間哉

楚之宗人訐奏其王業奉旨處分矣　王備物謝恩因謝當事及附和之者宗人欲伸其前說追搶其私書中有無賴者并金攫焉周副使應治鄞人也聞報倉皇請于巡撫趙公率兵往捕焚私書數封執宗室三十餘人裸其體加桎梏焉而鳴金鼓以入會城諸宗見之皆憤

次日麋至撫院遇應治共擊之應治竄伏趙
公內衙神櫥下而趙公出諭語過激遂遇害
諸宗懼各散匿而應治乘間逸
勑印逃矣事聞獄具斬二人
賜死五人餘禁錮有差當事之起也趙公能從
容詰問題
請處置不動聲色而定矣乃過聽應治以致决
裂撫臣隕首褻
國家靈爽之威諸宗就戮
虧
國家親睦之誼誰任其咎予謂殺撫臣

若非諸宗也應治也殺諸宗者固王章也亦應治也嗟乎　朝廷三尺不以
高皇子孫廢而首揆之鄉親少宰之從弟竟置不問尚謂國有人哉
或問季氏上擬下剝故富過周公今之相臣不操利權不執民柄何以亦富予曰只是通賄通賄之害尤甚于擬剝何以言之相臣通賄則貪邪小人得行其志而正君子不究其用國事日非矣且賄從何來非擬剝無由焉古

相臣之富止于巳之攘剝今相臣之富出于衆之攘剝所以其害尤甚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故觀相之貧富可以知國之興替矣

予去湖南家居見粤中李直指論稅監李鳳疏心甚重之思一接其人及予起用湖北則直指行矣聞輿論籍籍言其恣睢貪殘狀甚詳予以論李鳳事質之則皆曰採監李敬因爭珠池與鳳相仇而敬故

乾清宮近侍乃直指所憑依而厚遇之者其論
鳳也敬寔嗾之欲幷其榷務而直指且藉以
賣名聲爾不然鳳横會城敬横海北皆民賊
也何論鳳而舍敬耶予乃歎曰人固難信哉
旣取厚利又博名高若李直指者姧之尤也
倘予不之粤中親核其實則竟以忠直重之
矣人固難信哉
予之粤過虔鎭不見開府或曰無乃爲倨乎予
曰粤中兩司惟藩臬之長及嶺東嶺南二道

則以統體見虔虔鎮且餘則否予觀察海北與虔鎮風馬牛不相及如彼以主道先則我以客禮答不然則徑遐可爾此稱物平施之道非敢爲倨也

懷嘗周中丞不立崖岸而風度凝遠不事矯激而綱紀振肅諸所興釐厝注指當于經濟實用而本于悃欵真心故吳中士庶翕然歸戴之嘗論世之長人者樹怨恒多造福恒少若中丞公則可謂造福者已

江僉所李順衡劾去巨璫受知于
上而不附茂死于是群小交攻岌岌乎不相容
矣二公乃出奇計秉閒言壽宮事欲以傾茂
死而起蒲州然茂死方執國柄黨之者衆二
公邢克而貶時有柯侍御挺者疏稱素習堪
輿極論壽宮之美遂越次差提學士子呼爲
風水先生而盧給諫達亦有明正典刑之請
或云有韓姓者實嗾之人呼爲韓盧云予謂
江李二公雅負讜直何妨以忠獲罪而乃自

蹈傾危非純臣之致也若一時獻諂成風亦
大可駭歎哉
新建雅孚重望及拜相富平黨方熾公與之相
左富平罷而毀言日起時
聖衷已定
前星將曜而群小見
冊命久稽妄生揣摩朝臣多有附和之者戴給
事包藏禍心之劾焦修撰既謫外而復入大
計皆新建意也公雖相業未光而計安

宗社一念則惓惓獨至焉先是有爲憂危竑議者不知出于誰之手會公以薦楊鎬事去御史趙之翰遂指以論公

上震怒削公籍云

史譏霍子孟不學無術以致滅宗故有鉅任重者學術尚矣往吳中諸貴遊子相聚爲見戲而二三惡少乘機簸弄其間一獄吏治之足矣而朱鑑塘遽以謀反　聞當國者議用兵輦下兵部適予差竣回京本兵石公問故予

具言其狀公駭曰奈何言若是朱鑑塘疏載有反詩云君寔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作朱家非確證耶予曰此詩見傳奇中乃蔣世隆因屠瞞興福投巳而作耳公曰有刻本乎予取以示之公嘆曰此等閑書也該看過不爾幾誤大事因問作何處置予曰廟堂自有石畫但愚意不若行撫按再勘公從之反卒無驗江南獲安然則學術豈獨在經史哉即稗官小說亦不可廢也

張湛爲馮翊告歸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曰明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輕之有此士大夫居鄉之程式也漢石內史入里門安坐車中父萬石君切責之後世父兄之教不嚴子弟之率不謹動以富貴驕鄉里遐哉古風乎雖然止于驕之猶可旦多有凌之暴之者噫

癸卯冬有投績要危恐議于政府者政府上之

上怒切責扞掫諸臣于是緹帥王之楨遂恣意羅織給事錢夢皐妄劾歸德蓋有所授之也之楨與巡城康御史郎發旗校兵番數百圍其第三晝夜奉存體之

旨乃解京師人人自危莫必其命之楨素與北鎮撫理刑周嘉慶有隙乘機執嘉慶并其妻妾子女酷訊之指誣服司禮陳矩獨白其冤獲免嘉慶雖性粗氣傲而縉紳之下詔獄者多得其濟故諸公無不惜嘉慶而恨之楨甚

也
又有李楨國者欲得嘉慶之處與之楨氏而
擠之果遂其欲焉三弁祖父皆國之大臣而
相傾如此潰其家聲矣
郡中封君惟吳德園暨我先大人恬淡寡營超
然塵俗之表蓋二公皆以文行蜚英膠庠晚
歲猶力學以簡編自娛德園受封二十餘年
先大人受封十餘年絕跡公府尺素未嘗一
通鄉人亦罕見面均能以古道風世云德園大恭

吳提菴文也

或問建言諸公赫赫名高矣一仆而起鮮克有終何也曰人必表裏如一而後能終始如一今之建言者果皆出于盡忠報主乎抑年少氣銳偶激一念之忿而非其雅意暫博一時之譽而非其本心虎皮羊質玉貌珉中如吳悟齋董幼海輩益都有之矣然則志愈堅于富貴之交節益壯于衰遲之景微直君子吾誰與歸

今國家之患安在哉在乎無重臣而已夫伊周尚矣若漢之霍博陸唐之郭中令宋之韓忠獻司馬文正之四公者忠誠足以格天地聞望足以孚華夷故能不動聲色而奠宗社于將危拯生靈于幾溺乃今世有若人乎否也使將恒熙洽猶可耳脫或變起倉卒人心惶懼孽勢搶攘左顧右盼誰可負黼扆誰可授斧鉞誰可挈九鼎之重于太山誰可厝四海之命于衽席抑將令碌碌庸庸者嘗試而漫

爲之耶蘇子由云權臣不可一日有重臣不可一日無旨哉然則豫養人才以目爲國家計者固當今之急務也

林居漫録卷之一終

# 林居漫錄卷之二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正文體之約束屢矣而卒不可正凡以名禁之而實收之也予獨不然諸叛紫陽之說者必屏黜之襲竺乾之語者必劣置之不少假借焉或謂予太執泥然士習亦少變云

問孰爲正士曰不惑邪說者是孰爲廉士曰不交富人者是孰爲直士曰不襲詭行者是

問君子與豪傑何辨曰君子渾然成德之名豪

倷𠍴然𠍴俗之號

桐江朱公有才酷好術數巡撫東省時倭寇朝鮮警報旁午公檄登萊兩府各收雞卵數萬或問何用曰倭乘舟來我以雞卵擲之舟滑站立不住悉成擒矣遠近聞者皆大笑而蘭谿獨奇之擢爲少司馬總督征倭軍務先是有方士張君就者挾變幻小術公延爲入幕賓既至遼左則索民間卓二百張疊架高數丈君就披髮持劍立卓上號于衆曰三日

後當有天兵十萬助我戡倭次日夜間却潛入娼家宿與一武弁爭傷目遁矣公大沮後謬曰我更有神術當使倭酋自縛降我噫

朝廷縱乏人柰何令口辯恇迂者當一面褻中國之威靈而取外夷之輕侮哉

高皇裁革丞相不許設立其禁厲矣宣德以後閣臣之權始重儼然丞相哉然第曰閣臣已爾不知何時乃稱輔臣卽

主上亦以元輔次輔稱之輔非相耶然猶避相

之名而不敢犯也近日閣臣員鈌臺省奏請
直曰卜相曰論相而大老疏中亦曰相臣噫
國有厲禁臣敢奸之可駭甚矣
國家設立督學第取其考校文藝而已乎則何
必風憲官爲葢士習世道寔繫焉是故前哲
令德之人當表章也忠臣義士之裔當收錄
也姱節好修孝悌忠信之士當優異也炫奇
弔詭離經叛道之說當嚴禁也躍冶之金當
鈐束而敗群之羊當黜逐也凡此皆所以轉

務士習挽回世道者也非督學其誰任之
國家重是官故不風憲不畀而業是官者乃惟
考校文藝為務士習世道何賴焉溺其職矣
或問予嘗云講學非在其學然則學之不講孔子
何以憂之曰予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
詩書執禮子不語怪力亂神由是觀之孔子
之講學也其諸異乎人之講學歟　予見近
時學者多舍孝悌忠信而談玄妙舍詩書禮
樂而談禪寂皆好語怪者故云然

世人但知貧賤愁苦之殺人而不知富貴逸豫之殺人尤甚予任武庫時見觀政朱進士敬循壯齡儁貌近乎福相數年間由儀制文選擢太常通政踐歷華要而久居端揆予爲中舍可謂占盡人間賞心樂事矣而一旦殀折歲月方長豪華已盡乃益信得意之未必福失意之未必禍而美疢之不如惡石也果矣

昔之闢佛說者有矣無如微言不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二語予嘗移管登之書云釋迦之法

有不可學者有不必學者夫而父子弃而夫婦尋空寂之旨絕生育之源不及百年人類滅熄矣此其不可學者正所謂其誕吾不信者也執中啟秘精一闡微竭聖賢之神力發心性之妙藴何藉浮辭乃資明見乎此其不必學者正所謂微言不出吾書者也　佛氏以因果報應之說煽惑愚民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獨不思與出家之指相矛盾也使人人信佛人人

出家百年之間無復孑遺矣尚有來世耶又何所托生而施其報應耶

近來

皇上久任督撫率[illegible]數年又有丁憂服闋而終去者有報罷無代而不行者以故卿寺之間添註壅滯而一遇員缺却多起廢以補之故壅滯益甚夫起廢必須得人疆埸之安危國家之輕重繫焉然後可若尹之在山東會聲素著馬之在鄖陽善狀無聞而蹇之先任薊

逖適倭寇朝鮮不度事勢不量機宜輕遣裨将祖承訓以三千兵往救全軍覆没此三公者物望何如而忽起之也大都廟堂之臣不爲國家而専爲巳私類如此

顧冲吾既貴而清約如寒士與申少師爲兩姨兄弟少師當國鄉曲知故附離之者甚衆公獨不然縉紳以此重之令以少司馬撫關中而清約不改其素可謂始終一節者君子哉

孟子在戰國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俯視濁世

士特鴟梟之食腐鼠耳故等之于從夫之妾婦猶謂未醜也則以踰墻之穢事醜之等之于登壟之商賈猶謂未賤也則以乞墦之汚行賤之可謂極其形容矣雖然當時之士尚爭妍取憐于王侯之門後世之士多爭妍取憐于奴隸之手其可醜可賤又何如也

庚辰予在京師友人以曇陽傳見示閱之且駭且歎曰甚哉人之好怪也假曰真仙則靜室可以證道而何藉門外之交假曰升天則内

庭可以羽化而何戀故夫之墓且荆鳳二老
皆以大臣家居秉道嫉邪表正鄉閭豈異人
任而乃祟茲詭誕一以女師人一師人女何
以示訓後荆老拜相有論及之者而言官獻
諂謂公得過江陵託此以免噫果若斯言尤
非君子之道也
或問閣臣員缺臺省爭請擇人乃會推七人而
李宗伯與焉彼求之久矣宜其及也獨不念
乙巳幾入糾疏近日屢掛彈章物望輕矣而

可舉以佐
天子哉且果真知其賢也則當闢衆言之淆如
未識其品也則當俟輿論之定今設爲疑詞
姑聽
上裁何也豈朕志先定詢謀固不必僉同耶抑
枚卜大事私情亦不可盡郤耶曰朝廷自有
公評吾儕小人安能知之但
國家全盛時推轂爰立僅僅如是而又有可議
者輒抱杞人之憂矣

或問九我李公雅負時名近滋多口何也曰我未識其人姑以一事徵之李公與繼山錢主政爲同榜士而相友善每上公車輙約偕行下第歸必寓錢園朝夕過從直有異姓骨肉之誼焉繼山登第貸李公五十金未還而物故既數年矣李公擢少宗伯過吳門詰繼山家諸子懽迎意其存舊而孰知乃索債也繼山居官廉諸子皆貧而季尚幼竭力共償之乃去語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其李公之謂

耶微生不直何必多證卽乞醯之細足徵矣

吾郡襟帶湖海控引吳越固東南一大都會也

商賈錯雜奸宄叢集又時有夷警非朝廷重

臣鎮撫之不可而諸公憚交際之煩多移駐

句曲卽屢奉

明旨若罔聞之身圖便矣如地方何如

君命何雖

留都根本重地然有叅贊有操巡有內外守備

又何藉巡撫爲哉

朝廷用人如真知其才耶賢耶則當及時大用之彼展其志我藉其力而與上天生此人之意亦不虛矣乃今之居高位者率在暮齡即果才果賢而精神既倦屬注爲難何況如腊如韋在得不戒者厠其間

國家又奚賴焉或曰然則老成人不可惜歟曰老成固可惜老奸不可用

嘉靖間先祖以職方副郎署司事仇鸞求掛印總兵本兵屢令會推而先祖堅執不從乙未

年予以武選副郎署司事李如楨求掌印緹帥本兵屢令上疏予亦堅執不從此雖偶爾相符然先祖與予皆偃蹇不達非盡由命也亦可見矣（先祖諱際福正德丁丑進士）

問論相曰廉問選將曰廉曰國家重任豈小廉曲謹者克堪耶曰相廉則茹蘗飲冰之士皆而風清朝著矣將廉則投醪挾纊之恩行而讋息疆圉矣人主可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矣

或問次溪李公總督三邊捷書旁午寵眷稠渥近世無比豈其才畧有大過人者乎曰李公才畧吾不能知第聞

祖宗朝虜住牧邊塞百里外者勿捕逐但申飭防守而已李寧遠在遼左始用搗巢法斬老弱當首功以此遂叨世券頃予入京都人士競言次溪獲功郎寧遠故智不虛耳或曰然則古史所稱下議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者非謂是與而竟無議之者何也曰國家方

以此侈太平之虛文閣部又以此徼延世之懋賞正以相蒙為利而誰其議之噫安得不言祿之大臣以主持國是而嚴欺罔之誅弘安攘之烈哉

給事錢夢臯險人也夤緣四明為幕賓論郭宗伯勘楚事論沈歸德為妖書皆四明嗾之也公論籍籍而銓部處以年例夢臯自請留得旨寢四明之密揭先答矣繼值大計四明畏少宰楊公之方乃轉託大司徒趙公而趙公亦

不允也會粵中林直指請冊勘楚事夢皐遂
借以自脫而四明調
旨錢夢皐盡職言事忠義可嘉着照舊供職而
直指降五級焉　沈公在翰林與江陵相左
負重望及當國而排同列庇儉人佐正士何
也豈壯節易厲末路難持抑品之不直而勢
利二字終不能脫耶
四明庇錢夢皐不難裂國家二百餘年重典以
留之致其橫噬無忌南北臺省皆坐視禁不

敢言微劉正郎一疏舉朝皆婦人矣及四明
杜門求去屢請不下
聖眷已衰始群起而攻之惡談醜詆靡所不至
何昔之怯而今之勇也噫執蝥弧以先登若
劉楚甓者可謂真正英雄也已

林居漫錄卷之二終

# 林居漫録卷之三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午臺太宰生平多議惟不避閣老一事最得大臣之體

本朝既不設丞相則閣老不過論思獻納之官耳雖操相權非居相位安得藉口禮絕百僚而俾冢卿以下皆伏匿也甚至以師保而避少詹以座主而避門生此何禮也可令衆庶見乎愚謂公卿大夫相遇于途會典自有定

規閣老亦如是斯體統正而諂媚之陋習革矣

内豎楊榮流毒滇中數年矣頃執一指揮酷拷之加以桁楊暴于通衢會城諸衛官皆忿且因衆怒先白撫按鎮守禁之不可乃殺榮及其黨二百餘人而焚其尸遠近聞之大快爲撫按者正當極陳榮暴横狀家與爲怨人與爲讎一旦發難莫適爲主斯足感動

上心耳豈其畏禍之及歸罪二三武弁而誅之

是何得好題目而不會作好文字也夫拾一巳之命救一方之民二三武弁雖死猶爲忠義鬼彼哉二監獨何心哉湏入且不食其餘矣

奏疏之體太繁則難竟太文則難曉故簡明尚矣邇來奏疏大率連篇累牘幾數萬言繪句絺章學鉤棘語最可哂者行移告示悉壓御覽最可恨者私書客啟都入彈章乃若宮殿災而閣臣以火神爲旱魃河源竭而臺臣以

伯楊甫爲老聃亦非勿欺之道也
自枚卜之及李宗伯也廷議紛然有直指其短者有兩可其詞者山陰請止于五臣中點用其論甚正而給舍陳江侍御葉何等則顯示黨李意焉江疏云古有三逐五去者授以爲相而國大治噫吾懼李公有昔人之累而無其建樹也往見雅負重望者一秉國鈞輒招物議況乎未儁爰立先來多口其不撓棟而覆餗也者幾希　朱給舍疏云會推之典言

官主糾駁不主舉保侃侃正論也陳葉諸公將何辭以辭吾獨怍夫未相而先獻諂既相當何如哉人情世態亦大可慨已

予初授貴溪先封翁惓惓以蔭惡木飲盜泉爲戒嘗再至任所見官舍中徒四壁立喜甚曰此汝祖家風也汝克紹之吾無憂矣又問縣誌不肖以年久未修對封翁曰吾爲汝修之乃徧徵故實而刪述焉半載而誌成翁時年八十有三（翁諱卿中封縣令贈少參）

室人及兒輩有杖奴婢者輩戒之曰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勿俾冤業纏擾無已時而不聞吾族有杖斃三命者乎數十年來身及妻孥輩死亡殆盡凡死時必見此三鬼守之故寧結人怨毋結鬼怨人怨可釋鬼怨難消
三年之喪金革無避蓋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而後世臣子多藉口焉此大謬不然伯禽一國之主也寇在門庭而宗廟社稷存亡係焉故權制可從耳若夫疆場小警非關大故師

濟多士不乏一人詎可妄援國主罣裴郎戎故譚司馬綸楊中丞鎬皆名教之罪人也何況端揆元宰儀表百僚當太平無事之日而儼然冠裳于苫塊時哉　宋劉公珙固辭召命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而假起復之名以竊利祿之實切中奪情之謬矣愚則以雖寇在門庭奪情亦謬宋末九畀將遷三靈將改而謝疊山猶詆當時起復者至謂宗社之所以爲丘爲墟生民之所以爲血

爲內臺出于此噫操國家用人之柄者尚鑒之哉

庶吉士間一科考選額定二十八人散館留翰林者約十之四五此舊制也自萬曆癸未始令每科考選以二十二人爲額散館常留十之六七故數科來詞局翰林官至百餘員而正詹少詹暨列銜部堂者至十餘員皆無所事事惟揚揚長安道上拜客飲酒而已愚謂每科考選之制弗可易也但選數當照間一

科例而取其半留數僅六七人而止如此則
翰林之選益精而壅滯之弊可疏矣
甲辰年
長陵碑震
上命重建且修葺諸　陵事竣督工内官上疏
叙功而鋪張誇詡閣部大老及臺省郎署之
預事者皆註以考語若撫按之薦屬吏然諸
公偃然受之曾無愧色不聞有抗言闢寺不
當操薦舉之權傷國家之體者傳笑四方且

汚青史矣
南渚趙公在南部時以言事忤江陵左遷王傅江陵敗起用今爲大司農秉公持正數論時事謇謇諤諤可謂大臣矣雖然閹寺屢以內帑絀之劾公矣內豎劾公卿國體之傷孰甚焉公也能毅然掛冠去之俾此輩知朝廷有不可辱之大臣天下知大臣有不可屈之風節不亦可乎
萬艮山爲孝廉時嘗昵一狎邪婦後婦與夫投

嘉興縣某通判家爲奴而良山登第授嘉興令于是奴之惡心起矣通判鰥居止有二女皆及笄而未嫁一夕奴與婦殺通判呼二女起視之即以血塗二女身手大叫隣里二女約姦夫殺父次早執以送縣萬見婦不覺懽心復萌惟其言是聽酷訊二女皆誣服而諸縉紳不平訴之院道寃乃得白二女以刑傷幾死而季則兩足皆折矣萬有與援得無恙且以巧宦竟至八座嗟乎天道無知哉

書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大臣之用心當如此第出于君之訓誥則不可耳予往往見當國者間有所匡正輙傳播中外是何與書指謬乎毋乃善則歸己過則歸君乎又有被論而潛畀遞問顯揭救援者是則敷弄威福不忠之尤也

富辰之言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古今婦女情態二語盡之矣孔子論難養者而首女子正

謂此也自非正心修身之君子孰能馭之而使好之不敢近惡之不敢遠哉

今天下人惟利是趨視仁義若土芥不復顧惜夫既蔑弃仁義則必蔑弃君親此大亂之兆也草木子載元季風俗如此將無同乎識者憂之而柄世者乃泄泄然不以屑意何也昔楊公綰拜相而元勳重臣如郭中令且減聲樂之半今輔弼中倘有楊公其人乎則清風披拂汚俗轉移嫠婦當自恤其緯而杞人不

必憂天傾矣

或問窮理盡性二乎一乎曰性者心之生理非二物也而窮與盡則有辨先儒說窮孝之理便是盡孝之性窮弟之理便是盡弟之性似看盡字太易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窮孝弟之理而未能盡孝弟之性者世多有之故只窮此理猶難語盡性盡性云者卽其所窮之理而允蹈之也孟子所謂踐形是也

夏公寅嘗云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

惜此身一敗三可惜至哉言乎吾人座右銘也雖然不學猶可閉過猶可若立身行己一敗則萬事瓦裂衆惡皆歸雖悔而思改之噬臍莫及矣可弗戒歟

國家令甲監守自盜滿五十貫斬今藩司郡邑之長皆操利權者也而貪者居半大且富處歲可得一二萬小且貧處歲可得二三千不知應問許多斬罪畢竟金錢多者趨附權貴蹦要津至大官竊鈎者誅竊國者侯豈虛語

哉

或問學字義曰學之爲言覺也覺有二義明明德自覺也如寐者之忽然寤也新民覺人也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

新城王氏自嘉靖巳未見峯司農起家迄于今而子弟相繼登甲榜者十餘人又多躋華要至顯宦冠裳之盛海内無兩然睹其始可異焉司農曾祖自某縣避難新城爲傭工一日大風晦暝有女子從空而墜問之即某縣初

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葢頃刻而五百
餘里矣主人以爲天作之合遂令諧伉儷焉
今之濟濟斌斌于仕途者皆初之自出也其
事若甚恠而司農弟立峯民部所爲大槐記
寔載之則非妄矣乃知后稷孕于帝武阿衡
生于空桑闘子文乳于於菟無非實事天地
間亦何所不有哉

胡梅林嘗任餘姚予督學浙中時該縣令與胡
同鄉請建祠以祀之予駁之曰某剥削軍食

諂媚奸相名為國家之勞臣實則權門之乾子職聲素著節槩蔑如雖黨緣當路僅還故物而參質輿論終懷義憤豈可祔立專祠血食此土且風之以正猶恐其邪若示之以邪寧望其正常陰之蔽芾今始思乎士庶之則象又何誅焉該縣鄉情孔亟本道名教是先毋祀淫昏之鬼貽羞文獻之邦會直指亦胡

鄉人與開府竟從其請君子有遺憾焉

問鄭衛之詩皆謂之淫聲考之左史宣公烝于

夷姜無有新臺之行昭伯烝于宣姜致鶉
鵲之謡中冓之言不可讀不可詳而數傳而
後婁豬既定艾豭未歸淫風流行一至于斯
若鄭之君夫人則閨門無慚德焉乃夫子論
為邦獨曰放鄭聲而不及衛何也記禮者曰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惟指衛言之而
不及鄭又何也先儒以為衛詩多男惑女鄭
詩多女惑男此特自閭閻之俗救之耳若君
臣宣淫偃然敗王教孰與衛甚而顧不可放耶

曰有說矣當衛風靡波蕩之時而抗節守義之女子不乏焉如栢舟泉水載馳諸篇可徵也故季札聞歌衛而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求之于鄭此風鮮矣夫子之獨言放鄭聲也意或出此歟

林居漫錄卷之三　終